

周易參同契發揮卷之九

先

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述

下篇第二

先白而後黃兮赤色通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

先白而後黃者初如玉液飛空雲漸見流金滿故廬也赤色通表裏者靈光神焰燒天地風雷雲霧盈山川也名曰第一鼎者以九轉火候言之此為起初第一轉也食如大黍米者丹頭纔方結就僅如黍米之大也

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偽道

金丹大道古仙往往以為自然夫既曰自然則有何法度有何口訣但付之自然足矣又安用師授為哉曰非然也大丹之法至簡至易其神機妙用不假作為不因思想是故謂之自然然必收視返聽潛神于內一呼一吸悠悠綿綿不疾不緩勿令間斷然後神歸氣中氣與神合交結成胎蓋非一味付之自然也金碧龍虎經云自然

之要先存後亡夫先存後亡者先存神入於氣穴而後與之相忘也如是為之則神自凝氣自聚息自定即非澄心入寂如槁木死灰也蓋澄心入寂如槁木死灰以之入道則可以之修真則未也指玄篇云自然功績自然偏說自然來不自然蓋謂此也乃若時至而氣化機動而籟鳴則於自然之中又有烹鍊進火之訣存焉悟真篇云始於有作人爭覺及至無為眾所知但見無為為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學者苟未知丹法之有作而便求無為自然是何異於不耕不耘而坐待豐稔者哉

若山澤氣蒸兮興雲而為雨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人皆知其然矣而不知在天之雨即山川之氣所化蓋山澤之氣蒸而上升於天於是化而為雲由其陰陽和洽所以成雨及其成雨則又還降於地吾身之金丹作用與此更無少異魏公設此象以示後學可謂巧於譬喻矣泥竭遂成塵兮火滅化為土

泥乃近水之土性本重滯而居下及曝而乾之則土性竭而燥裂化為埃塵矣火乃虛明之物因麗於木而有煙焰及煙消焰冷則火性滅而煨燼化為灰土矣知乎此然後可以論陰陽反覆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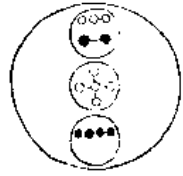
若槩染為黃兮似藍成綠組皮革煮為膠兮麴蘖化為酒同類易施功兮非種難為巧悟真篇云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真鉛合聖機蓋真汞得真鉛則氣類相感妙合而凝猶夫婦之得耦故謂之同類類同則如槩之染黃藍之染綠皮以為膠麴以為酒不勞於力自然成真若舍此而別求他物則非其種類徒費功夫爾

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而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昂如水宗海世間旁門小術何啻三千六百家惟此一門乃天寶大羅飛仙金液九轉大還丹清靜無為之妙術其法至簡至易雖愚夫愚婦得而行之亦可以超凡入聖是以天戒至重不許輕授於非其人而世之參學者

不有夙緣契合未易遭遇也今夫魏公不秘天寶作此三篇之書言詳審字字諦當煥若星之經漢禹如水之宗海真億代學仙者之龜鑑也指玄篇云多少經文句句真流傳只是接高人悟解篇云非于大道神仙惜自是凡流不志心或者乃信盲師之說而妄謂神仙誑語神仙肯誑語耶夫古仙留丹書於世蓋將接引後學其間論議昭然可考夫遇者固可於此探討既悟者亦可於此印證古之得道者莫不皆然劉海蟾謂恣遊洞府遍討仙經幸不違盟果諧斯願楊虛白謂名山異境歷斗而靡不經遊秘訣神方淵奧而素曾耽翫陳默然謂歷覽群書參叩高士足跡幾類雲水反而思之所得者蓋合聖證蓋未有自執已見而不訪道友獨守師說而不讀丹書者也善乎施栖真之說曰古人上士始也博覽丹書次以遍參道友以道對言所參無異論以人念道所師無狂徒後之學者豈可謂口訣不在紙上而竟不留念哉若

曰我自有師傳密旨其言藥物火候乃古今丹書之所無而參同契之所不言則亦妄人也已矣
思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象彬彬兮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
讀書百遍其義自見百遍且然況千遍萬遍或是故誦之萬遍妙理自明縱未得師授口訣久之亦當自悟其悟多在夜深或靜坐得之蓋精思熟味反覆玩誦蓄積者多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之謂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也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此說是已近世張紫陽以悟真篇授扶風馬處厚侍郎且囑之曰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故其自序有云 悟真篇中所歌詠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旨無不備悉儻好事者夙有仙骨觀之則智慮自明可以尋文悟解其諄諄勉後學之辭與魏公同一意嚮蓋所

謂神告心悟畢竟有此理也不然二公何苦立此空言以厚誣天下後世也哉
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譚景升以化書授宋齊丘齊丘殺景升并竊其書自名之尋亦不得善終此傳非其人而彼此致禍者也吳世雲以道授許旌陽旌陽又得謔母之至道復授於吳厭後皆得道成此傳得其人而彼此致禍者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得無禍福於傳授賢否之間乎嗚呼世道不古愈降愈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鼎器歌
三五徑一分
圓三五徑一分
中五行運其中鉛汞土居其中陰符經謂爻有其器是生萬象即此物也金丹種種玄妙皆不出乎此若曰不在吾身而在他人則非清靜之道矣



口四八兩寸脣

口四八者四象八卦皆在其中也兩寸脣

者具兩儀上下之界分也

長尺二厚薄勻

鼎長一尺二寸以應一年十二月周天火候鼎身腹令上中下等均勻不可使之偏也

腹齊正坐垂溫

坐之時以眼對鼻以鼻對臍身要平正不可欹側開眼須要半垂簾不可全閉全閉則黑山鬼窟也氣從鼻裏通關竅不可息

陰在上陽下奔

陰在上陽下水火既濟也還源篇云安竭海中火崑崙山上波誰能知運用大要黃婆向微黃婆運用之功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何由既濟哉

首尾武中間文

首尾晦朔也中間月望也晦朔乃陰極陽生之時故用武火月望乃陽極陰生之時故用文火然所謂晦朔月望亦譬喻耳却不可只就紙上推究也



始七十終三句二百六善調勻

三句即三十也七十三與二百六十合之則三百六十應一年周天數也修鍊而至於百日數足則聖胎方靈聖胎既靈此後二百六十日善能調勻氣候常使暖氣不絕則丹功自成羣靈篇云溫養切須常固濟異風常向坎中吹行坐寢食總如知惟恐火冷丹力遲他無艱幸也

陰火白黃芽鉛

自子至巳為陽火之候自午至亥為陰火之候酉居西方西方屬金故曰陰火白悟

真篇云蟾光終日照西川是也土中產鉛鉛中產銀銀自鉛中鍊出結成黃芽名為真鉛金碧龍虎經云鍊鉛以求黃色是也兩七聚輔翼人

兩七東方蒼龍七宿西方白虎七宿也人中央人位也兩七聚輔翼人者龍蟠虎踞會聚於中央也若然則南海之條北海之忽相遇於渾沌之地矣此所以烹而成丹也悟真篇云三家相見結嬰兒又曰五行全要入中央其斯之謂歟

瞻理腦定昇玄

腦為上田乃元神所居之宮人能握元神栖于本宮則真氣自昇真息自定所謂一竅開而百竅齊開大關通而百關盡通也作丹之時脫胎而入口功成之後脫胎而出殼皆不外此靜中吟云我修崑崙輪得真訣每日修之無斷絕一朝功滿人不知四面皆成夜光闕蓋修持日久功夫充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子處中得安存

嬰兒處於胎中得坤母慈懃育養則得以安存矣

來去遊不出門

門者玄牝之門也來去遊者呼吸之往來也往來不出手玄牝之門則陰陽氣足自通神也

漸成大情性純

行住坐臥綿綿若存則日復一日漸凝漸聚胎氣既凝嬰兒顯相而情性愈純熟也却歸一還本元

大丹之道抱元守一而已其始入也在乎陰陽五行其終到也在乎混沌無極此之謂歸一還元也

善愛敬如君臣

一年處室夙夜匪懈愛之敬之如臣子之事上也

至一周甚辛勤

還金篇云快活百千劫辛勤一二年自古蓋未有不辛勤入室一二而能平地登仙者也靈源大道歌云他家功滿乃逍遙初

時修鍊須勤苦勤苦之中又不動關開只要養元神其說有味哉有味哉

密防護莫違昏

翠虛篇云晝運靈旗夜火芝抽添運用切防危若無同志相規覺時恐爐中火候非蓋道高一寸魔高一尺百刻之中切忌昏迷在修鍊之士常懼惺耳

途路遠極幽玄若達此會乾坤

運用於玄牝之間一日行八萬四千里之路豈不途路遠耶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豈不極幽玄耶人能達此則可以驅馳造化顛倒陰陽會吾身之乾坤矣

刀圭雷靜魄魂

刀圭丹頭也魂魄龍虎也運入崑崙峯頂而化為玉漿流入口則風恬浪靜虎伏龍降也

得長生居仙村

丹成之後散誕無拘繫備然道轉高不問山林之與朝市皆可以栖隱今魏公不曰

在市居朝而曰居仙村者畢竟山林是靜緣也

樂道者尋其根

根者天地之根也金丹之基也翠虛篇云一繞識破丹基處放去收來總是伊似非至人指授莫有識之者樂道之士有能尋而得此抑何其幸耶

審五行定錄分

五行順則生人逆為丹用法度不可不審也火數盛則爆水錄多則溢斤兩不可不定也

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真傳文

悟真篇云近來透體金光現不與凡人話此規靜而思之此道乃千聖所秘得之者但藏之肺腑自受用足矣何乃輕泄慢漏

孜孜焉語人哉雖然自為計則得矣其如

天下後世何此參同契所以作

御白鶴令駕龍鱗遊太虛令謁仙君受圖錄

兮號真人

胎圓功成之後須當調神出殼或跨白鶴

或乘火龍超度三界難徑上元始天自此
逍遙快樂與天齊年號曰真人雖然凡所
有相皆是虛妄何白鶴龍鱗之有哉若言
他是佛自己却成魔又奚仙君之有哉當
知白鶴龍鱗皆自我神通變化而仙君亦
是自己三清何勞上望或者不達此理乃
晝夜妄想以待天詔至有為黑虎所銜巨
蟒所吞者豈不痛哉宋人鑿井而得一人
之力相傳以為人自土中出許旌陽舉家
成道後人以爲拔瓦屋入於雲中甚矣世
之好誦怪也然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
言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其維愚
人覆謂我僭吾安得大圖機之士而與之
極論哉吁

序

矣向契者數陳梗槩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
微未備闕略駢今更撰錄補塞遺脫潤色
幽深鈎接相遠旨意等齊所趣不悖故復作
此命三相類則大易之情性盡矣
參三也同相也契類也謂此書借大易以

言黃老之學而又與爐火之事相類三者
之陰陽造化殆無異也魏公懶後學之不
悟於是作此一書以敷陳大道之梗槩然
恐漏泄玄機遂不敢成片數露未免傍引
曲喻泛濫而說又恐闕略駢不能備悉
纖微復述鼎器歌於後凡篇中文辭之遺
脫者皆於此歌補塞之義理之幽深者皆
於此歌潤色之使三篇之言鈎接相連旨
意等齊庶幾後之覽者便得徑路不悖其
所趣也翠虛篇云道要無中養就兒箇中
別有真端的都緣簡易妙天機散在丹書
不肯泄今夫魏公之所以敷陳不已至于
再至于三其意不過亦如此不然則大丹
之要一言半句足矣又安用翫縷爲哉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
火之事真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徑路
道無不在頭頭俱是三聖如其度以作易
黃老究其妙以作丹爐火盜其機而爲燒
鍊之術或者於言或修於身或寓於物此
皆仰觀俯察明陰陽配合之法遠取近用

得造化變通之理於是有此三道三道殊
塗而同歸此其所以爲三相類
枝葉華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
心所言審而不誤
道者萬物之本猶木之根株也發而爲枝
莖於是有三聖之易散而爲華葉於是有
爐火之術至於結爲果實而返本還源此
黃老之所以不失其素而修鍊金液內丹
養成聖胎也魏公以此三者互相類之道
鼎立而言豈故好爲此鄭重實欲使學者
洞曉陰陽深達造化也其言出於誠心厥
亦審而不誤矣
鄒國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朴素不樂權榮柄
避僻陋忽略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乎冥然
間居乃撰斯文
魏公生於東漢名伯陽號雲牙子會稽上
虞人也今言鄒國者隱其辭也本高門之
子世襲簪裾惟公不任修真潛默養志虛
無博瞻文詞通諸緯候恬然守素惟道是
從每視軒裳爲糠粃焉不知師授誰氏而

得大丹之訣乃約周易撰此參同契三篇又恐言之未盡復作鼎器歌以補塞三篇之遺脫潤色三篇之幽深密示青州徐景休從事徐乃隱名而註之至桓帝時復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嗟夫是書闡明道要發露天機其體認真切如此其講貫該博如此茲蓋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也而魏公猶以鄙夫朽生自處至人之謙晦蓋如此

歌叙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所趣一統共倫務在順理宣耀精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為曆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繁引內養性黃光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無舍可以長存配以服食雄雌設陳挺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物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

伏義畫八卦因而重之文王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孔子又贊之以十翼蓋將順性命之理而彌綸天地之道也是故表

以為曆則坦然可循是為萬世法序以御政則行之不繁足為百王之軌範易道可謂大矣黃帝觀天之道而執天之行老子含德之厚而比於赤子陰符三百餘字道德五千餘言反覆議論無非發明造化自然之妙是故世之修丹者必以黃老為宗黃老可謂至矣乃若服食之法得其陰陽配合之妙以制伏鉛汞則二黃之類先可掃除其餘眾石亦皆可棄審其用而煅鍊之或為黃或為白則成物於天地間豈不為世俗所珍爐火可謂奇異矣大易也黃老也爐火也三條羅列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此之謂三相類

非徒累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真礪砢可觀使予數偽却被贅術命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意大後嗣宜遵

魏公作鼎器歌以繼於三篇之後其文字礪礪砢砢然可觀豈徒抽黃對白諧耦斯文以為觀美哉殆有至真之理存乎其間也若謂以妄偽之說誑惑後人則稍知

道者所不肯為曾謂魏公為之乎又況天鑑昭昭禍福不速何苦以偽言誤天下後世而自取欺天之罪哉蓋鼎器歌之作所以補塞三篇之遺脫潤色三篇之幽深也其辭雖三字為句似乎簡短其意則廣大兼該靡所不備真所謂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者也後學不於此而取信將莫之焉

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家廓與鬼為鄰化形為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遊遊人間數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道既際水旱隔并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各相乘負安穩長生

此乃魏伯陽三字隱語也委與鬼相乘負伯字也湯遭旱而無水為易既之厄際為下下與易相乘負陽字也魏公用意可謂密矣元豐間呂吉甫守單州呂潤眉至天慶觀索筆書三詩其一云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畔有住宅父子生來只兩口多好歌而不好拍時呂守之婿余中釋之曰天台客賓也石橋洞也兩口呂也歌而不拍

乃吟詩也吟此詩者其呂洞賓乎是知古
仙立言於世惟務發明斯道以接引後人
初不欲彰己之名也

讚序

參同契者辭函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
以建業配三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
準序以爲政不至太平服食其法未能長生
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於剖析陰陽合其錄
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
朱鹽分判以易爲證用意健矣故爲立注以
傳後賢惟曉大象必得長生強己益身爲此
道者重加意焉

此篇以讚序名乃後人讚序魏公此書之
辭又曰故爲立注以傳後賢其非魏公本
文也審矣朱晦菴云或云後序或云魏君
讚詳其文意乃是注之後序彭序云魏君
密示青州徐從事令箋注徐隱名而注之
至桓帝時復傳授於同郡淳于叔通因得
行于世恐此是徐君語也其注則不復存
矣彭真一云按諸道書或以真契三篇是

魏公與徐從事淳于叔通三人各述一篇
斯言甚誤且公於此再述云今更撰錄補
塞遺脫則公一人所撰明矣况唐蜀真人
劉知古者因述日月玄樞論進于玄宗亦
備言之則從事案注淳于傳授之說更復
奚疑愚嘗細繹是說竊歎世代家遠無從
審定是耶非耶皆不可知忽一夕於靜定
中若有附耳者云魏伯陽作參同契徐從
事箋注簡編錯亂故有四言五言散文之
不同既而驚悟尋省其說蓋上篇有乾坤
坎離屯蒙中篇復有乾坤坎離屯蒙上篇
有七八九六中篇復有七八九六上篇曰
日辰爲期度中篇則曰謹候日辰上篇曰
震受庚西方中篇則曰昂畢之上震出爲
微其間言戊巳與渾沌者三言三五與晦
朔者四文義重複如此竊意三人各述一
篇之說未必不然而經註相雜則又不知
孰爲經孰爲註也愚欲以四言五言散文
各從其類分而爲三庶經註不相混殺以
便後學參究然書既成不復改作姑誦所

聞於卷末以俟後之明者

周易參同契發揮卷之九

五九

十七